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七十一

列傳一百二十三

王 縝

李充嗣

方良永

王 爌

鑄 王

軌 屠 楷
楊 行 中

盧 紳

徐 問

顧 璘

從弟 璵

孫 陞

尹 臺

呂光洵

趙大佑

王縝字文哲東莞人父恪寶慶知府縝登弘治六年
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年春災異求言縝
奏請獎勸忠直優恤軍民減冗食寬文網報聞明年
勤三邊總制王越言越往結汪直廉耻蕩然黜廢之
餘天下稱快今復輸賄李廣統制邊疆巨猾老奸不

可使玷節鉞章下所司已復條列時政十四事因薦
致仕尚書秦紘侍郎許進都御史樊瑩布政使舒清
可大用而請召還前給事中林廷玉御史胡獻行人
王雄時論躋之出理南畿屯田至松江見有司方徵
白紵六千疋民不能辦績即上言紵布本非正供一
旦加徵民情驚懼有司以貢獻爲能不免督趣嚴急
若弗遂止異時皆稱無名之徵紉自陛下於聖德不
能無損又以上清宮將重建具言江西水旱頻仍今
方營寧益二王府第不可更興大役詔皆爲之罷止
累遷工科都給事中武宗初立有內府工匠以營造

加恩縝率同官上言昔唐明皇初載內殿常置無逸圖而寫內乂安末年易以山水障子而國勢凌替宋仁宗嘗命輔臣書孝經無逸爲圖而享國最久至徽宗崇尚羽毛山水諸畫而宋室不競由是觀之人主好尚不可不慎也今陛下初登大寶而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勞進秩者誠不可以示後世宜散遣先朝諸畫士而革工匠所授官毋爲新政累帝不能用中官張永請改築通州新城工部持不可帝弗從縝言泰陵工作方興京營士卒未得息肩復興無益之役帝乃止正德元年出爲山西右叅政六年由福建左布

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蘓松諸府江西姚源賊首
王浩八掠婺源休寧諸縣縝協諸軍討平之進秩賚
銀幣乾清宮災䟽陳四事請養宗室子於宮中以定
根本去南京新增內官以省供億禁南京監局濫取
夫役以蘓民困召還建言被黜諸臣以廣言路不報
由卽陽巡撫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世宗紹統䟽陳正
本十事嘉靖二年就擢戶部尚書時應天及滁州大
饑民死徙相望縝條上救災十策民賴以濟未幾卒
官縝敦重寡言笑居官能舉職數有論建爲時所稱
李充嗣字士修內江人給事中蕃孫也舉成化末年

進士改庶吉士弘治初授戶部主事以從父臨安爲
郎中改刑部偵事校尉怙勢多所干謁郎中車震等
峻拒之其人怒遂發謀卒要索囚賄事震及克嗣等
十四人咸下獄謫官於外克嗣得岳州通判久之移
隨州知州擢陝西僉事父憂歸居喪哀毀日惟啜粥
服除以母老不出正德初劉瑾亂政罪諸守制踰期
者克嗣遂勒致仕瑾敗起官江西討華林賊有功歷
雲南按察使舉治行卓異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歲大祲請發帑金移粟賑之不足則勸貸富室時
流民多聚開封衆議遣還就賑克嗣曰彼旦暮且死

安能匍匐返故鄉爲糞糜哺之踰月而後資遣初鎮
守中官廖堂黨附逆瑾假進貢名要求百端繼者遂
以爲常克嗣言於朝曰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窶變
盆黃鷹角鷹錦鷄走狗諸物皆借名科歛自恣漁獵
其外又有拜見銀湏知銀及侵扣驛傳快手月錢河
夫歇役之屬無慮十餘事苛派動數十萬而其左右
用事者又私於境內抑買雜物擅權商賈貨利小民
脂膏日填奸人之腹乞嚴行禁絕用救疲甍疏奏詔
但禁下人科取而已睢陽盜張銳浙川盜王泰等相
繼起克嗣應時討平並賚銀幣十三年移撫應天諸

府歲亦大饑悉心振救是時寧王宸濠有逆謀克嗣
豫爲之備明年宸濠果反克嗣謂南京兵部尚書喬
宇曰都城守禦屬之於公畿輔則克嗣任之乃下令
撫安人心分布士馬搜間諜戮之自將精兵萬人西
屯采石遣使入安慶城中諭令堅守待援傳檄部內
詭言京邊兵十萬旦夕且至趣供餉賊得之疑懼已
竟潰敗事定巡按御史胡潔頌其功時已就進戶部
右侍郎乃賜勅嘉勞及帝駐蹕南京克嗣外供師旅
內鎮撫士民勞績爲多十六年正月朔旦太平府東
南有大星如火俄變而白長六七尺橫亘東西復變

爲勾曲良久乃滅充嗣上章曰按占書此乃國皇星也梁普通中有之其應爲有急兵春秋考異曰國皇見東南兵起天下急又風角書凡妖星必以寅日見今正遇甲寅之日其爲妖無疑東南國家財賦之區今民力已竭民財已窮倘更有不測變何以制之乞力圖修省整飭武備以防患未然帝不省時有建議修蘓松水利者廷議即屬充嗣乃就進工部尚書領水利事巡撫如故未幾世宗嗣位遣工部郎林文霽顏如瓌佐之於是博訪羣策大開白茅港疏吳淞江六閱月而訖工水以通利語詳河渠志嘉靖元年論

平宸濠功加太子少保。獲松白糧輸供內府。正德時
驟增內使五千人。白糧亦加十三萬石。民大困。帝用
充嗣言減從。故額充嗣又請常賦外盡蠲歲辦之浮
舊額者。內府徵收監以科道官毋滋宦侍苛索。帝俱
從之。尋改南京兵部尚書。七年致仕。卒。久之詔贈太
子太保。諡康和。充嗣好學。有器局。所居官以嚴辦稱
性儉素。祿入輒散之。親故布袍蔬食。終其身不厭。兄
子槃舉進士。爲給事中。

方良求字壽卿。莆田人。幼有異稟。甫授書即能精思。
程朱之旨。舉弘治三年進士。督漕兩廣。峻卻饋遺。爲

布政使劉大夏所器還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擢廣東僉事瓊州賊符南蛇爲亂衆至四萬大夏時爲總督檄攝海南兵備良永乃會師討平之御史有忌者坐良永失利時大夏已入爲本兵曰方僉事功最何可罪也爲白於朝獲賚銀幣正德初父喪除待銓闕下時劉瑾竊政外官朝見畢必謁瑾鴻臚導良永詣左順門叩頭畢即令東向揖瑾良永竟趨出瑾怒及吏部除良永河南撫民僉事瑾從中下旨以官非常設誣良永干進勒致仕既去怒未已海南有訴殺人者瑾欲用此中之賴勘者刑部郎中周敏持故案爲

良永力白得不坐瑾誅起湖廣副使尋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朱志榮頗恣肆憚良永方嚴厚與結歡良永卒發其罪志榮竟謫戍九年遷山東右布政使舉治行卓異旋改浙江左布政使時朱寧用事威熾薰灼以鈔二萬粥之於浙易銀三萬餘兩諸司憚寧欲抑配於民良永爭之不得乃疏陳其狀曰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諸府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蚕麥不和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寧本廩養賤流陞下假以義子之名躋諸公侯之列賜予無筭納賄不貲囊篋之中詎少此數萬金乃敢攫取民

財戕賊邦本而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復並緣爲
奸椎膚剥髓民豈堪命鎮守太監王堂劉璟皆陛下
親臣亦且畏威慮患爲之役使君門萬里赴愬無由
臣何敢愛一死隱忍不聞伏祈陛下赫然發怒下寧
詔獄明正典刑諸所科歛悉還之民並治其黨羽以
謝百姓疏至通政私以示寧寧大怒欲中以危法或
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耳乃密召還所遣
使者而以鈔直還之民寧初意散鈔徧天下慮阻遏
姑先行之浙江山東山東爲巡撫趙璜所格而良永
至白發其奸寧自是不敢窮鈔矣時寧方得志公卿

臺諫無敢出一語忤其意獨良永以外僚誦言誅之
聞者莫不震悚良永疏上待罪久之竟不下念母老
恐一旦中禍不測遂三疏乞休去里居與林俊陳茂
烈鄭岳相與敦行禮讓爲邦族先世宗即位中外交
薦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良永以母老再疏乞終
養詞甚切詔許之都御史姚鏐請於常格外顯示褒
寵吏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居官素謹
家無贏貲宜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故事賜廩米
詔月給三石疏辭不允久之母卒詔賜祭墓皆異數
也服除命以故官巡撫應天即家賜勅執政以書敦

駕新建伯王守仁亦遺書勸之良永曰天子用我屢
矣茲且無以爲辭行至衢州疾作連疏乞致仕未報
遽歸卒卒而後有南京刑部尚書之命暨訃聞賜卹
如制謚簡肅良永性至孝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月
及母病時良永年六十餘矣手進湯藥時時屏息撫
摩所居倚廬日爲孺子泣喪紀不以衰殺稱純孝焉
素善守仁而論學不與之同嘗語人曰近世崑言心
學爲宏闊之論自謂出天入神超悟獨到推其說以
自附於象山而上達於孔子曰聖賢教人次第爲小
子無用之學程朱而下無不受擯嗚呼其妄有如此

即所謂象山者似矣而中實未然母亦優孟之爲孫
叔敖乎弟良節同舉進士終官廣東左布政使亦有
治行子重杰舉於鄉以孝聞

王壙字存約黃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太常博士
正德初擢工科給事中累遷刑科都給事中嘗陳勤
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十年追論南京兵部尚書
張潔徃在戶部建議徵天下積逋以媚劉瑾今不可
典留樞吏部爲潔曲解乃止武定侯郭勳鎮兩廣行
事乖謬及奉詔自陳又強辨壙等駁之而都察院覆
章遺其駁語壙並劾都御史彭澤帝爲責澤置勳不

問御史林有年坐直言下獄浙江僉事韓邦奇以忤
中官被逮爇皆抗疏救之車駕幸大同久而不返爇
力請還鑾俄以救彭澤忤王瓊中旨調外得惠州推
官世宗立復召爲都給事中旋擢太僕少卿改太常
嘉靖三年遷應天府尹都民積苦供億爇力爲減除
忤權要不恤冗費冗役十去五六歲大祲又奏免其
賦民大悅爲立生祠居四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署
部事御史潘壯雅與爇不相能及是坐大獄詔爇提
問壯慮爇修卻託人求解爇笑曰寧有是哉力白壯
罪忤旨切責壯竟除名尋以母老歸養家居十年起

故官踰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守備中官歲時進表率以兩御史監禮爍曰中官安得役御史止之奉賀入都謁內閣夏言言倨甚大臣進見多隅坐爍獨引坐正之言不悅爍遂謝病歸爍歷官清謹雅敦節槩不能隨俯仰故位雖高率在散地及卒子南雄知府宏入都請卹謁嚴嵩嵩與爍有平生驩得贈工部尚書同時忤王瓊得罪者范鏞鞏昌衡人弘治中進士爲御史嘗坐事下獄旋得釋再遷四川副使治建昌中官憚其丰采不敢肆時議開鑛鏞奏罷之正德十年累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稽核戎伍清權門役占

戎備肅然踰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金齒騰衝
不足當中土一縣已屬內外鎮守節制而是時復增
遣中官王陽叅將沐崧鏞言朶削多門民胡由靖請
永罷勿設是時宦官爲政不用其言王瓊專恣喜人
附己而鏞以亮直爲瓊所憾會都司缺人鏞遣一都
指揮署之瓊遂劾鏞專擅鏞援故事以奏瓊又劾鏞
不輸罪逮下詔獄踰年言官交章請宥不報論鞠至
再法司議當罰金瓊不可竟謫湖廣右叅政世宗立
言官爭爲之訟而鏞已卒復官賜祭尋謚恭惠
王軌開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歷工部員

外郎出監遵化鐵廠劾前郎中鮑璣等三人虧耗因
言鐵已足用乞減歲辦數以寬民禁豪家毋攬納薪
炭詔俱從之璣等並罰米輸塞上累遷山東左布政
使嘉靖初入爲順天府尹三年春房山地震軌極言
召史有由語多指斥忤旨切責尋遷右副都御史巡
撫四川芒部土官知府隴慰死庶子政與嫡子壽爭
立朝議立壽政怒倚烏撒土酋安寧數構兵已使人
誘殺壽奪其印軌請討之乃會貴州兵分道並進擒
政於水西俘斬八百四十人招降四十九砦壘書獎
勞時將營仁壽宮就拜軌工部右侍郎督採大木未

幾工罷召還改戶部七年覈九門首宿地時地額一
百十頃歲役軍四百人耕之以供內廐飼秣而軍率
游閒地多廢不治軌請止留四十頃耕用三十人而
以餘地歸之民還軍於伍詔報從之已偕給事御史
勘御馬監草場釐出場地二萬一千五百餘頃募民
佃種歲益課銀七萬二千有奇當是時帝銳意剔除
宿弊近幸莫敢撓有房山民李聰者以牧馬地十餘
頃獻中官韋恒爲果園軌釐而歸之官未幾奸人馮
賢等復獻之中官李秀秀爲請於帝軌抗疏劾之帝
雖宥秀竟按治賢等如律又出覈勦戚莊田疏言權

豪之家兼并多者至數百千頃雄據膏腴跨連郡邑
此後勛戚日增而地不加益何以塞無厭之請請如
周制計品秩以定多寡別親疎以加約損其非詔賜
而隱占者俱從追斷庶經久可行之道也疏下戶部
尚書梁材多採用其言自是兼并者悉歸之官矣八
年進左侍郎初軌之平隴政也以隴氏無後請改設
流官兵部尚書李鉞等然之遂改芒部爲鎮雄府分
置四長官司授隴氏疎屬阿濟等爲長官而擢重慶
府通判程洸爲試知府既而洸不善撫馭隴氏舊部
沙保等糾衆爲亂攻陷鎮雄執洸奪其印欲復立隴

氏後後巡撫王廷相等破保洸得還保子普奴復連
烏撒水西諸苗攻剽畢節諸衛帝命伍文定圖之以
朝議不合召還御史戴金因言芒部改流之議川貴
諸司咸執不可軌狗程洸邪說違衆獨行致疆場不
靖遂罷軌官明年以兵部尚書李承勛薦起故官總
督倉場再遷南京戶部尚書御史龔湜劾軌老悖吏
部言軌居身儉素措紳儀表御史言非是帝乃責湜
妄言十五年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詔舉將材與禮
部尚書霍韜等舉都督鄭卿都指揮沈希儀等二十
二人帝皆擢用居四年以老乞罷而疏中言享年若

帝以爲非告君體勒爲民久之卒同時官南部有
聲者臨桂屠楷陝西咸寧盧紳順天通州楊行中皆
嘉靖二年進士楷由兵部主事歷文選郎中廉潔寡
交游門無私謁累遷南京工部吏部兵部尚書歸田
杜門讀書所居僅蔽風雨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紳
由遂寧知縣遷工部主事歷南京戶部尚書爲人誠
懇居官務修實政以孝友恭儉稱於鄉行中由山陰
知縣徵拜御史出按遼東輯寧兵變武定侯郭勳倚
勢橫肆撻之於市累遷左副都御史歷南京工部吏
部尚書嚴嵩以行中不附已惡之及李本考察兩京

大臣承嵩風旨令致仕既歸敝廬蕭然雖老猶不廢學云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廣平推官以廉潔稱遷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出爲登州知府地濱海多盜問招捕殆盡調臨江民素病水潦爲增築堤防七十二治甚有名轉長蘆鹽運司運使故利藪自好者咸不樂居問曰官能汙人耶吾請以身試之既之官潔白自將卒不名一錢累遷廣東左布政使中使採珠不中程巡按御史憂之將責諸商問爭曰民採珠有禁若爾不趣商爲盜耶乃止嘉靖十一

年以治行卓異受旌俄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獨
山州賊蒙鉞弑父爲亂問將討之聞南丹泗城欲發
兵助逆問預檄廣西撫按伐其謀又檄鉞弟釗復父
仇事平得承襲鉞援絕問督大兵分道入誅之捷聞
賜金綺問撫黔三年日夕進長吏訪求疾苦盡利便
甚得黔人心召爲兵部右侍郎疏陳武備八事多見
採納又言兩廣雲貴半皆土司深山密箐爲猺獠羅
焚所窟穴今邊將善功召釁好爲除巢掃穴之舉王
師每入巨憝潛踪凡所誅戮率皆蠢爾無辜之赤子
夫興大兵費厚餉以易無辜之命非陛下好生之意

也宜勅邊臣布威信嚴阮塞謹哨探使各安邊境以
絕禍萌帝深納其言尋引疾歸二十一年召爲南京
禮部侍郎久之就遷戶部尚書復引疾去問清修懿
行好學不倦有得輒札記粹然深造爲士類所宗隆
慶初諡莊裕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廣平知縣年
少氣銳善摘發有吏能遷南京吏部主事進郎中璘
負俊才初與同里陳沂王韋學爲詩古文及是官閒
無事又宦於其鄉益交海內名士李夢陽何景明朱
應登徐禎卿之徒相與倡和文日有名正德初出爲

開封知府大盜趙燧等起都御史彭澤來督師知璘才簡以自輔不數月賊平璘籌畫爲多鎮守中官王宏恣肆璘入謁不拜有所徵求又不應宏怒誣勅璘迎勅不跪欺凌鎮守而厚賄錦衣錢寧令文致之逮逮下詔獄主者責璘對狀璘言迎勅故無跪禮且前有三司後有諸屬何獨責璘長至拜鎮守亦無著令璘何罪主者曰然則誤逮汝耶今何時也無多言璘曰公主詔獄安得但言驕勢不論國法主者以復寧寧走人至開封廉其他罪無所得竟坐慢勅謫全州知州十一年遷台州知府力祛叢弊專惠養小民嘉

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歷浙江左布政使璘長於理劇
不踰年蠹弊悉除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過家乞
養親帝責吏部擢璘過驟命璘以布政使致仕十六
年用吏部薦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境內多蘆
洲延袤千里與其他湖蕩率為王府及豪家侵據得
利不貲璘奏盡以賦民湖廣地大事繁前巡撫但高
居受成事璘獨省騶從過歷下邑咨民疾苦而蠲除
之居二年拜吏部右侍郎會章聖太后崩命以工部
左侍郎督山陵宮殿諸役璘工程節財事集而民不
困時湖廣河南歲稔饑民相率赴工就食工竣民不

散璘言民貧無所歸且急行賑救部方議行而御史姚虞復以流民圖上遂大獲賑貸二十一年論工進尚書璘修興都志上馬俄改涖南京刑部璘當官守法親故有干請拒不從其罹於法者亦不肯翫骸以狗故怨謗易起而璘故有才氣高視緩步任情進止南都貴人多新進璘持前輩體臨之或傲然不爲意而布衣文學士則引爲交友談諧竟日於是賓客日進詩文流布四方一時名士咸歸之而忌者益側目給事中甄成德遂上奏極詆詔解官聽勘明年卒從弟璵字英王正德中進士歷南京兵部郎中有清操

所親爲武官坐事屬璵父祈解璵不可竟正其罪魏國公子以冒濫得錦衣嘉靖初奉詔清汰尚書欲庇之璵卒落其職當事者多不悅會考察貶一秩除許州知州三遷河南副使與巡按御史論事不合封還其牒全列愕然璵曰天子置按察司爲外臺寧令其枉法媚人耶信陽故有官租充監司私費璵獨不取按察使惡之媒於御史罷其官璵家本素豐盡費以資官用遂貧至訓蒙自給同年生霍韜重其操以廢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受好學能詩文名與璵相埒璵家居日置酒宴客每召璵璵謝不往有時絕糧貽

以斗粟亦不受其介行如此

孫陞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右中允遷國子祭酒其教先器識抑浮競爲格二十二條以勵諸生遇撥歷不以權貴請屬有所左右三十年擢禮部右侍郎時徐階爲尚書與陞相得事多咨而後行尋遷左帝建元佑宮於承天命陞奉安先帝后有司盛厨傳以待陞悉麾去襄鄧間方役民治河而不給廩陞憫之賦詩遺有司役者乃得食還改吏部毋憂歸哀毀若喪父再歷禮吏二部侍郎時嚴嵩妨國陞其門生也獨無所附麗會南

京禮部缺尚書當用翰林資深者衆皆不欲行陞獨請往以遠之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陞自少嗜學淹洽羣籍修身慎行擇地而蹈嘗念父死寧庶人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父文善事母兄居官佩服雅素口不言人過一時稱篤行者莫先焉四子鑑鋌鏘鑲仕皆通顯鑑鑲自有傳鋌舉進士歷國子祭酒遷南京禮部右侍郎未上卒鏘舉進士由御史至太僕卿

尹臺字崇基永新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以終養歸母喪哀毀既襄事猶啜粥還朝守故

官二十九年同考會試發策有重臣權臣語世宗閱之感動亟取臣鑿錄賢奸傳二書備省覽嚴嵩疑其言刺已然以同鄉故仍善遇之久次當遷司業以讓趙貞吉尋進中允典試南畿復因發策刺邊將帝摘以示嵩時嵩方與臺議婚爲婉解於帝已而臺竟不許婚再遷南京祭酒將行嵩舉酒屬臺曰何以教我臺曰楊繼盛言誠狂願勿貽主上殺諫臣名俄改北監帝諭嵩擇詞臣二人直西苑嵩稱吏部侍郎茅瓚及臺遂進臺少詹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召見帝目屬之尋奉御劄命代祀先聖嵩使子世蕃賀曰上有意

用公吏禮二部惟所擇臺曰侍郎何官可以傳奉進乎嵩恚而止尋以撰青詞弗稱旨世蕃因騰蜚語謂臺嘗私謁御史曹光帝遂傳諭責數臺罷其入直及當遷詹事爲駙懋卿所親得之懋卿故傳嵩語慰臺臺曰都御史乃爲相府傳語耶臺既積失權要指遂出爲南京吏部右侍郎嵩敗就進禮部尚書故事教坊司伎樂供奉禮部及臺省臺病其褻慢罷之旋爲御史王同道所劾削籍歸穆宗即位起故官先是帝生長子於潛邸生母康妃服制未除也世宗不憚語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以諮臺臺曰孝慈錄序以禁

服中生子爲過可舉以對也蒿告如其言世宗意乃釋至是帝數詢及臺或諷臺白前事臺曰向爲國體慮豈計今日哉居亡何致仕歸臺嚮意理學先後與羅欽順鄒守益羅洪先唐順之唐樞互質無所偏主鄒元標嘗稱其學不傍門戶能密自體驗云

呂光洵字信卿浙江新昌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知崇安縣縣有女子中崇或導其父投牒訴光洵曰此欲困我耳立草檄移城隍神明日鬼謂女曰汝家驅我我姑去霜降當復來至期光洵果以憂去再補溧陽御史行縣覈羨羨黑疑寘毒將謹庖者光洵馳往對

御史立盡羹一器疑始釋以治最徵授御史帝南巡
大學士顧鼎臣兵部尚書張瓚居守時監生任爵等
方謁選除授無期乃相與營於吏部侍郎張潮復已
汰教官補其缺鼎臣遽以東宮令旨行之又邊將求
遷重賄賄瓚爲宣武諸門所獲光洵言已汰之官鼎
臣不宜擅復瓚納賕有跡而法司猶爲曲掩並宜窮
詰章上帝心動下所司嚴核鼎臣潮大懼疏辨且引
罪尚書許讚亦代爲辨帝乃釋之而瓚以多內援亦
得逃罪然光洵自是有名出按甘肅總督劉天和太
破敵於黑水苑故事叙功不及御史時內閣兵部咸

借邊功進秩故光洵亦得增秩一級自是論叙多及御史矣二十三年疏劾兵部侍郎侯綸貴州巡撫劉彭年遼東巡撫孫禴嗜利不職彭年遂罷綸調官尋出按蕪松諸府建開白茅港吳淞江大興水利以平太倉海寇功再增俸一秩俺荅犯京師投嫚書求貢光洵力言不可許寇退奉命偕給事中俞鸞閱實九門奇正軍數還奏缺五萬餘人存者亦老弱不任戰因劾總督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鏗以下數十人罪停祿革任有差擢南京光祿少卿歷兩京工部左侍郎四十二年雲南苗裔阿方李向陽等聚衆爲亂

偽稱王大掠岷峨昆陽新化諸州縣土官王一心爲
援光洵以右副都御史來巡撫乘一心悔許討賊自
効招降其黨數百人督兵擊向陽禽之克其巢斬阿
方餘黨盡平錄功進兵部尚書武定土酋鳳繼祖叛
率衆攻武定新城敗通判胡文顯軍僉事張澤援之
被執光洵趣諸道兵傳新城圍繼祖若繼祖突走奔
四川會里州光洵發兵窮追且檄土官高繼先擒賊
繼祖遂授首時黔國公沐朝弼數致厚賄光洵却之
且發其庇賊及縱下豪奪狀弼由是憾結權貴騰謗
於朝隆慶元年召光洵爲南京工部尚書未上竟坐

考察拾遺罷歸

趙大佑字世循浙江太平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鳳陽推官徵授御史巡按貴州宣慰安萬銓多行不義指揮張仁李木助之大佑執二人正其罪將按萬銓巡撫劉彭年受賕密令萬銓甲而爲移牒諸司指仁木之死爲召釁以脅大佑大佑持益堅萬銓窘遂囚服出就理蜡爾山苗叛大佑劾故貴州巡撫韓士英及湖廣巡撫陸杰養寇貽患請罷斥頃之劾南京兵部尚書王堯封及兵部右侍郎費寀言堯封嗜利無恥大學士翟鑾以同年生援之而鑾又薦寀掌翰林

院事來久玷物議往在南京以賣緣要言得召今不可復長詞苑乞罷堯封案勿用戒鑿毋朋比疏至而堯封已罷案得留久之擢大理右寺丞再遷左副都御史進刑部右侍郎伊王典煥有罪僭錦衣官往按嚴嵩納王重賅囑大佑大佑卒具暴其僭擬不道數十事當奪爵終以嵩力第戒令改正然額外所招校尉及護衛軍以大佑言汰去且萬人四十年由左侍郎出爲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刑部尚書齊宗人殺其僕以誣儒生生家故素封刑曹卽引嫌不爲白大佑立出之中人馬廣坐法當刑其黨用事者祈緩死大

佑執不可居留都五年以親老乞養歸甫踰年穆宗
嗣位言官交薦起故官俄改南京兵部三疏辭不起
尋卒大佑博大精敏有器量自守介然家居足跡不
及公府鄉人重焉

論曰明自宅京於北而南都部院遂成散地士大夫
之下徇流俗及自甘靜退者徃徃居之雖無所效其
績用然優游養望有餘矣王績以下多遷自巡撫彼
其綏民靖寇率表表有所建樹而良永摧佞倖之鋒
顧璘負文章之望又其最也陞與臺並詞曹清貫恬
曠自將足以厲廉隅而息踈競以處留京亦稱其志

矣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

列傳一百五十三

王憲

金獻民

李鉞

王時中

王以旂

王邦瑞

蘇豹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弘治三年進士歷知阜平滑二縣召拜御史出按蘄松諸府搏擊豪貴以強直名正德初擢大理寺丞遷右參都御史清理甘肅屯田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歷鄖陽大同以應州禦寇功歷錦衣世百戶居二載遷戶部右侍郎兼故官改撫陝西尋入為兵部右侍郎近畿盜起命偕太監張忠

都督朱泰率兵捕之以功仍歷錦衣武宗南征命率
戶兵工三部却各一人督理軍儲是時權倖用事憲
頗附之明年駕旋遂以中旨代王瓊為兵部尚書御
史范永鑾力爭弗報世宗踐阼給事中史道復劾之
旋自陳罷去嘉靖四年廷推鄧璋及憲為三邊總制
言官並持不可帝竟用憲時中官織花絨於陝大為
公私患憲疏請罷之又因世廟告成請釋還議禮得
罪諸臣且言災變頻仍而君身修省未至大臣蒙蔽
聖聽小臣邀結人心弊政亟行下幸人紀致上千天
道乞初所司條上立為鑒正更戒諭臣工互相儆戒

勿謂此傷治體章俱報聞又明年春憲奏賊侵神木
永興諸堡恭將王宰敗之番寇松萌巖亦為守備史
經所敗壘者廢輸已既言遠將不為國憲專事營競
至股削疲軍賂遺朝責請勅厥衛及五城巖行巡緝
又言諸造首功有十餘年未賞者何以激厲將士請
勅所司速叙分報可吉囊擁數萬騎渡河從石臼墩
深入憲督總兵官鄭卿統雄趙縵等分據要害擊之
都指揮卜雲伏兵斷其歸路賊走至青羊嶺伏發大
敗去凡斬首三百餘級獲馬駝器仗無算授聞帝大
喜加憲太子太保復予一子廕蓋至是凡三廕錦衣

世百戶矣。既而桂萼、張璁欲用王瓊為總制，改憲南京。兵部尚書已入為左都御史，時劾州告急，廷議推憲總督宣大。憲稱疾不肯行，曰：「我甫入中台，何見驅之亟也？」衆固強之，憲拒益力。於是給事中夏言、趙廷瑞劾憲託疾避難，復罷歸。憲之在三邊也，甚有威望。及石臼之捷，功尤偉。帝雖因人言罷憲，頗追念之。十年九月，即家召憲，憲由是再入兵部。會小王子入寇，條上平戎及諸邊防禦事宜，又請立京營分伍操練法。諸將不得藉口內府供事，規避營操。帝皆嘉納。舊制軍功論叙，有立擒斬者，當先敘後尋功頭功。諸等

其後濫冒日多寔無區別憲定為軍功襲替格自永樂至正德酌其輕重大小之差疆析以上詔著之會典為成式尋兼督團營十二年西番諸國來貢稱王號者百餘人禮部言其非制請下內閣議答初大學士張孚敬言先年使者稱王亦三四十人當時並如所稱答之未可遽加裁抑乞下所司詳議于是憲與禮部要言等請如成化弘治間例答初止及國王一人申以天語少加贊責仍限以貢期人數勿令疏數無時議遂定大同兵變憲初言首亂當誅者不過六七十人餘皆脅從宜散遣而孚敬與總督侍郎劉源

清力主用兵憲乃不敢堅前議更右源清後源清見
城堅不可下而北寇又內侵請別遣文武大臣帥師
禦北寇已得一意攻城憲亦議從其奏論者多充憲
失策會帝悟大同重鎮不宜破壞乃寢其事而亂賊
亦定源清竟得罪去十四年春憲以年老致仕踰二
年卒贈少保諡康毅子汝孝副都御史見楊守謙傳
全獻民字舜舉綿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行人弘
治初遷授御史為人通敏強幹明習法律按雲南順
天並著風裁出為天津兵備副使歷湖廣按察使正
德初劉瑾亂竄建道坐獻民天津舊地不實與巡撫柳

應辰等械繫詔獄斥為民未幾又坐湖廣事再下獄
刑贖歸踰年又以瀏陽民劉道隆獄撤不費罰米輸
塞下瑾珠起貴州按察使歷南京刑部尚書世宗嗣
位召為左都御史嘉靖二年四月以災異修省條上
時政五事彙報可因李奉陽已下刑部程責已下都
察院皆改詔獄獻民據故事力爭已遷刑部尚書執
奏奸黨王欽王銓不宜貸死皆不納其冬代彭澤為
兵部尚書明年三月五星聚營室其占主兵革獻民
因請勅天下鎮巡官恤民弭盜訓兵備餉預戰守之
備且言宜用賢納諫修己安人罷土木屏玩好帝頗

承納帝之初即位盡斥罷先朝傳奉官已而太監丘福滿傑等死詔授其弟姪為錦衣千百戶及司禮太監張欽死無族屬以家人李賢承廢未幾賢死帝欲復官其子儒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從又明年秋土魯番達壇滿速兒以二萬騎寇肅州命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鎮軍務杜禦之北至蘭州巡撫陝九疇總兵官姜真已破賊獻民再以捷聞賜璽書褒諭獻民以寇屢擾邊而將帥不能振厲戎備日弛請勅文武將吏蒐軍實練武勇利器械修城堡以奮起之自是邊備漸繕還京論功廢錦衣世百戶中官俞

泰養子賢以錦衣首戶黃緣中肯得管軍諫官爭之
獻民言祖宗有舊制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
令賢無公家之庸又非泰子姓猥以廝養冒竊名器
紊黻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言弗聽先是錦衣
副千戶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見汰至是奏辨不已
下部覆議獻民上言全等本以詭冒得官足不履行
陣而坐論者功身不隸公家而躡躡頽秩陛下登極
來去者三百餘人人心稱快乃全等依憑城社投賄
權門覬圖獲進萬一律端再啓則前此詔令皆屬虛
文將來奏擬何有紀極至正殿奉慎杜其漸帝竟授

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令出惟行勿惟反今以小
人紛紛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之私壞祖
宗之法竊為陛下惜之明旨不許黃緣管事而奔競
已成風矣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擾已踵至矣雖生厲
階至今為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變言官任
洛等亦以為言不聽會寧夏總兵官神勛行賂京師
偵事者獲其籍獻民名在焉給事蔡經御史高世魁
等交章劾之獻民因引疾歸居二年拜奇許前尚書
彭澤詞連獻民遽下刑部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出征
未至其地掠功妄報夫大臣體宜奪職聞任削其世

廢詔可初大禮議起獻民數俗廷臣疏爭及左順門
哭諫又獻民與徐文華倡之帝由此不悅至是卒得
罪隆慶初贈恤如制

李銳字度甫祥符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御史正德改
元因天烏星變偕同官陳數事謂內閣典司政本宜
數賜召對不可肯從中出中官如李興歲興工後竄
瑾虛耗帑儲苗達據奪民地妄覲造功高鳳引進奸
蒿阻壞鹽政甘當按問明正其辟聞臣所陳十弊已
奉詔議行而草場之占如故尚書李孟賜都督神英
革數經論劾猶然居位皆時弊之大者也武宗不能

用以喪歸劉瑾惡鉞嘗劾其黨假他事罰米五百石
輸造五年起故官出為鞏昌知府踰年遷四川副使
流賊方四等作亂蜀中騷然巡撫林俊委鉞與副使
何珊分道進討賊屢敗追至秦江乘隘賊之賊多墜
崖死先後斬首千四百餘級俘獲千百餘人踏死者
又萬人論功賜金幣加俸一級九年遷陝西按察使
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十一年寇入白羊口南牧
鉞度宣大有備寇未必得志必移毒竒嵐五台諸州
縣乃亟晝戰守寇果犯竒嵐鉞與延綏援將安國杭
雄禦賊之捷聞鉞加俸一級尋討平內寇武廷章等

明年入理院事世宗即位歷兵部左右侍郎嘉靖元年正月出總制陝西三邊軍務鉞長于軍旅料敵多中初至因寇已入犯而援兵未集鉞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有詐未敢逼乃砲擊之寇引去鉞以其間增築墩堡強烽堠廣儲蓄選壯勇為備未幾寇復深入平涼邠州肆殺掠鉞令游擊時陳周尚文等分伏要害遇其歸寇遇之潰斬獲多鉞策寇既失利必東犯延綏預檄諸將設伏待之寇果至伏發又敗已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罷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珣等并及鉞詔奪淮職責鉞圖後效鉞自劾乞休

不許明年盜楊錦等剽劫延安綏德間殺指揮翟相
等鐵督將士討禽之以塞上無警奉詔召還給事中
劉世揚請留鐵陝西展盡方畧諸邊巡撫久任責成
功帝但命巡撫久任仍召鐵還京師明年進右都御
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各數月召掌都察院事
尋代金獻民為兵部尚書兼督團營中官刁永請補
監局軍匠鐵言內官監織染局匠役萬一千五百有
奇歲支糧十五萬餘石其他監局更難數計不為不
多矣今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四方頻奏饑荒若使鑿
端復開冗食不節太倉所儲立可待盡寧不寒心哉

帝頗納其言已而中官陳乞還至帝輒許之鉞再疏
力爭帝不能從中官崔文為錦衣千戶馮鐸乞進秩
薊州鎮守中官李能使家人冒功得官羽林復求改
注錦衣衛司禮太監扶安死錄其家八人官錦衣南
京內守倚已增至三人復命卜春添注管事錦衣試
百戶楊綱以緝捕何政以中官從子詔予賁授鉞連
章執奏皆不納明年四月會武宴武定侯郭勛以五
府列尚書之下疏爭之鉞言中府之有會武宴猶禮
部之有恩榮宴也恩榮禮部為主會武以中府為主
故皆列于各部尚書之次禮以義起圖宴可徵此不

得引圖營故事爭也帝竟從勛言已而中官周縉王
本復乞錄已故中官羅籥秦文宗屬帝許之鉞言舊
制武階專以待軍功正德間為權奸所壞幾危社稷
今釐革未幾而內臣乞恩之奏隨請隨得恐將來無
復底止帝稱引先朝故事命鉞勿復言會大計軍政
御馬監太監閻洪請自考騰驥四衛及牧馬所官鉞
言宜聽本部會考帝不從洪逆署考移兵部銓注鉞
等寢不即奏帝責以抗旨令封狀鉞等引罪詔宥之
而停司屬俸三月錦衣革職百戶李全奏乞復任鉞
請治其違旨罪帝不問于是官旂鄭彪等皆援全例

請優職鉞執奏如初而疏有棟攀狐媚語帝惡之復
責對狀奪一月俸鉞既驟諫不用失上意且知為近
侍所嫉有去志會病遂再疏乞休馳驛歸未行卒贈
太子少保遣官護喪歸塋久之賜益茶簡子惠正德
十二年進士官行人諫武宗南巡死于廷杖贈監察

御史

王時中字道夫黃縣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驛陵知縣
有善政嘗士郊旋風擁馬首不得行時中曰冤氣也
命隸取之旋入蔬圃繞得并不散掘之得屍有識者
曰某也竟其獄乃其婦與所私者殺之遂伏辜十年

召拜御史督察畿輔馬政正德初請革真定河間諸
府皇莊還之民不報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時望咸
屬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閻瑤時中言瑤和塌
大夏昏耄皆不當推舉由是兩人各求退而焦芳遂
代文升時咸以時中為失言出按宣大諸武職以賊
被訐者逮繫至百餘人為東廠太監丘聚所奏時劉
瑾方欲立威即捕時中下詔獄痛掠之令荷重杖通
衢滿一月乃奏時中病甚再宿畿殆其妻往省過都
御史劉宇且哭且詬宇不得已言于瑾許暫釋俟病
愈以聞踰四旬未愈即謫戍缺嶺衛瑾誅起四川副

使遼湖廣按察使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世宗立召為右副都御史嘉靖三年父喪除起故官
會上章聖太后尊號時中言本生二字不當去及上
冊寶百官陪列不至者九人時中與馬帝責令對狀
已而贊之歷兵部左侍郎冬代李敏為兵部尚書中
官黃英死詔錄其家八人官錦衣時中諫不聽御馬
太監閻洪請收補勇士以資騰驥四衛時中言四衛
勇士已萬八千五百人不宜更益為太倉蠹疏入忤
旨奪部中以下俸天壽山守備中官劉岑請七陵軍
士毋隸巡閱御史校閱太監蕭敬從孫猷乞恩遷轉

時中復執奏言岑方以隱占陵軍被詰而說辭漬聽不可許如鞅等輩乞概禁絕以杜倖門帝察其誠許之七年叙薊州平盜功監及通州守備鄔祐為言官李鳴鶴等所劾時中辭位語誠言者給事中劉世揚等不平言時中每被彈劾輒肆忿言昔年詆御史陳舉漢代人營缺今又詆鳴鶴等為人鷹犬殊失大臣體且事已行劾是非宜付公論不當逞忿符制言官帝于是切責時中令歸聽劾十年春兵部尚書李承勛卒復起時中代之御史郭希愈請重兵部侍郎之選以素歷邊徼著才畧者為之令分掌邊方內地軍

務自選曹屬有智計者為贊畫有警即畀以提督之任則職專而志定宜可倚緩急吏部議從之已得旨矣時中言尚書侍郎統理一部不當分限致有乖隔而曹屬亦各有攸司何可專委一二人贊畫且國家以武臣總兵文臣總制臨事廷推簡命事定則將歸于班行兵散于營伍故將無久握之權兵無不戢之志今欲以兩侍郎分領恐非祖宗臨時遣將之深意也况預定兩侍郎將兵之任則諸鎮撫皆將覲望謹避或誤事機設侍郎一有事故又將誰屬哉帝遂從時中議罷不行居數月帝欲用王憲于兵部乃調時

中刑部尚書明年彗星見應詔陳六事多報可惟積
宥狂愚不從坐論御史馮恩獄落職閒住始恩疏詆
時中委靡日為其臣及是反以寬恩得罪時議稱為
長者久之遇赦復官致仕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上高知縣
縣故無賊而華林賊方熾邑人皆恐以旂到鄉兵治
戎器賊不敢犯以治最微授御史出按河南宸濠反
鎮守太監劉瑾賊心腹也倡議停鄉試以搖衆以旂
言賊不久且滅河南去江西遠罷試無名乃止瑾又
宣言帝親征道且出詐牒取供頓銀四萬兩巡撫議

予之以旂曰侯初至國之未晚竟不予世宗總統欲
加興獻帝皇號以旂抗言不可已上弭災要務曰勤
聖學曰信詔令曰防矯偽曰公賞罰其言防矯偽謂
近日張漢之賊司禮竟從中若免科臣不得預聞部
臣無憑稽驗此啓矯偽之漸也請遵祖制諸司章奏
悉發六科抄行聽其封駁報聞象遠兵部右侍郎二
十年徐呂二洪竭漕舟膠命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
漕逾年而渠水通流輸運無阻以功進秩一等尋拜
南京右都御史以旂虛聚賢門外多親故出入必取
他道避之語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趨此常取

為則也二十五年召為工部尚書明年改左都御史
其秋代陳經為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是時陝西總督
魯鏡議復河套大學士夏言主之數下優旨獎鏡而
令以旂集廷臣議之以旂等力主鏡議議上帝意忽
咎鏡令再議于是以旂等惶恐盡反前說帝不悅與
議者皆奪俸而獨免以旂令代鏡總督三邊軍務以
旂既至盡罷鏡征繕調發諸役畧務休息又明年套
賊自西海還肆掠永昌鎮羗總兵官王繼祖樂却之
已復來犯并及鎮番山丹泰將蔡勳遊擊馬宗援等
三戰皆捷前後斬首一百四十餘級奪馬牛器械無

算論功廢以旂一子其年八月寇數萬騎屯寧夏塞
外將入犯官軍奮擊斬首六十餘級寇遂宵遁頃之
以寧夏魏信堡被寇責以旂調度失策奪俸三月三
十年仇鸞開馬市于大同命延綏寧夏亦開市其冬
二鎮市馬五千匹其酋狼台吉等約束所部終市無
詳三邊統警以旂以開招大春二鎮文武將吏以旂
復拜金幣之賜旣而錄延綏將士破敵功再廢一子
以旂在鎮六年盡瘁遣計修築延綏城堡墩臺凡四
千五百九十餘所又築蘭州邊垣皆堅完足恃其加
官自太子少保至太子太保此平軍民為罷市帝亦

哀悼贈少保謚襄敏再予一子官

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早有器識為諸生屬山東盜起上勅冠十四策予知府知府異之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以興王府有違出為廣德知州嘉靖初祖憂去起補滁州指揮徐爵為軍士所訟邦瑞欲治之爵亡走京師反計邦瑞下巡按御史問狀爵抵罪累遷南京吏部郎中疏陳三事一請刪訂會典一請令舉人監生家居者聽有司及學使者考覈歲上吏部一請罷吏員納銀入仕詔下之所司出為陝西提學僉事生歲貢不中式五名以上取濱州知州再

遷固原兵備副使涇邠巨盜李孟春流劫河東西督
兵勦平之祖母服除復提學陝西轉叅政又以母憂
解職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寇嘗乘兵入犯該
伏敗之在任二年邊境寧謐改南京大理卿未上召
為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二十九年俺答驟犯都
城朝廷震駭命邦瑞總督九門給旗牌令以軍法從
事邦瑞乃屯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而
大啓郭門納四郊避寇者已而兵部尚書丁汝夔下
獄命邦瑞攝其事兼督團營寇已退請錄九門諸
將徐鏞等功治都指揮陳善等五十八人罪且濬治

九門濠塹皆報可邦瑞見營制久弛極陳其弊遂罷
十二團營悉歸三大營以咸寧侯仇鸞統之邦瑞亦
改兵部左侍郎尚督營務復條上興革六事申言官
官典兵古今大憲請盡撤宦官之提督監槍者帝報
從之邦瑞又舉前翰林編修趙時春工部主事申鑑
知兵並改官兵部分理京營事于是戎政駸駸改觀
矣未幾帝召兵部尚書翁萬達未至達之遜命邦瑞
代帝知邦瑞才頗推心委信邦瑞亦條上安邊十二
事而仇鸞怙寵肆恣不便邦瑞所為事多齟齬且陰
構于帝于是帝眷漸移會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

鳴大同總兵官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鳴
密云副將徐仁代珏守從中下邦瑞言朝廷易置將
帥必採之公論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
敢希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主將不相統攝何緣京
營乃點陟各鎮今曲徇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恣奔走
託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悅下旨譴讓鸞又欲節制邊
將罷築薊鎮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鸞大憾益肆讒
構明年二月邦瑞復陳安攘大計逆嚴旨落職以冠
帶辦事居數日大計勾陳竟除名以趙錦代之邦瑞
去而鸞益橫明年誅死錦亦坐黨此遣戍于是帝漸

思邦瑞踰十年京營缺人帝曰非王邦瑞不可乃趨
故官任之既至疏陳便宜數事悉允行踰年卒贈太
子少保謚襄毅遣行人護喪歸葬邦瑞嚴毅有執識
量弘遠遇大事應機立斷歷官四十年所至有建樹
以廉節著予正國進士南京刑部侍郎

薛豹字文蔚吉安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華亭
知縣治有聲績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司禮太監張佐
達詔收補工匠禮部尚書席書乞留其弟翰林豹皆
劾之巡按福建奏罷鎮守太監趙誠及中官司市舶
者出為蘇州知府以俗尚侈靡用嚴為治期年而政

舉以憂歸服除久不起二十年科道邢如默賈準等
會荐天下遺賢起豹平陽知府時山西頻歲中寇民
無寧居豹欲繕修守備下教諭富民俾出錢助費罪
疑者許輸贖于是得三萬餘金修郭家溝冷泉壘石
諸閘隘練鄉勇六十守之明年寇果犯郭家溝守者
殺其前驅二人寇遽退御史以狀聞由是廷議以豹
為知兵給事中劉綸大學士嚴嵩皆荐之擢陝西副
使備兵潼關俄大計拾遺言官疑豹前在平陽有所
軋沒入豹名疏中會太學士夏言惡豹遂下詔獄未
幾言亦下獄曰吾慚見雙江雙江者豹別號也及豹

相對無怨色言大悔服明年事白檣落職歸二十九年秋都城被寇禮部尚書徐階豹知華亭時所取士也為豹訟寃言其才可大用立召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未赴報兵部右侍郎明年以獲朵顏謀者哈丹兒大賚文武將吏豹亦增俸一級尋轉左侍郎協理戎政數與仇鸞議不合鸞請調宣大兵入衛豹疏陳四慮謂宜固守宣大安則京師安鸞益怒調豹過無所得乃己三十二年正月兵部尚書蔣萬達卒于道以豹代之奏上防秋事宜又請增築京師外城皆報可是年秋寇大入山西總兵官李洙軍覆寇

大掠二十日而去。總督蘇祐反以大提閱為巡檢。御史毛鵬所發章下兵部。豹不能執正言。冠雖有所劄。掠而我師力戰。斬獲過當。竇上言。垂祐陛下威靈。所致。宜擇吉祭。告諭功行。賞帝喜。進秩。任子者數十人。豹亦加太子少保。廕錦衣。世千戶。明年京師外城成。再進太子少傅。張堅以行賄。推大同總兵官。兵科王國禎等疏論之。豹言會推時。國禎亦在列。何爾時不言。國禎復奏。堅以千金賄。遷奉朝所知。臣向言于職。方却而豹不聽。何得謂臣不言。耶。因力抵豹。迂疎。張復帝竟奪堅職。置豹不問。其年九月。豹以南北屢奏。

捷優歸功上言請帝告謝郊廟受百官賀更詔示天下彰盛美帝但從告謝已而類奏諸邊功次復稱引宣祐請行大齊帝從之豹亦進太子太保當是時而北邊歲遭寇患而東南倭又起羽書日數至豹本無慮變才舉措周章而大學士嵩與豹俱江西人徐階亦入政府兩人皆右豹故豹甚為帝所任久之寇志日棘帝深以為憂而豹卒無所謀畫徒以虛文支吾由是帝漸知其短思有所易置會侍却趙文華陳七事致仕侍却朱隆禧請設巡視福建大臣開海濱互市禁豹督格不行帝大怒切責之豹震懾請罪復辨

增官開市之非再下詔譙讓豹愈惶懼條便宜五事
以獻帝意終不憚降俸二級頃之竟以中旨罷豹初
聞王守仁良知之說而好之既見與辨難益心服後
聞守仁沒為位而哭以弟子自處及繫獄著困辨錄
于守仁之說頗有異同學者稱服焉晚遭柄用值天
下多故不能有所建樹依違君相間動稱玄功迎合
上旨于是士論少之卒隆慶初贈少保謚貞襄
論曰國家值多事之秋則中樞最要嘉靖朝自始用
彭澤繼以金李諸人皆極一時之選迨張璠者寵任
八年邊事盡壞而後乃倭進倭退若傳舍然馴至都

城被圍中樞就戮然後君臣動色相驚吁亦已晚矣